



諸家偽語

義

服部文庫
117
287
2



117
287
2

諸家傳語卷之二



明吏部考功穆文熙批選

河南道御史崔邦亮校刻

金陵書肆周曰校重刊

列子

湯問

大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

者家語

魁父之丘

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大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齠。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其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子。子又生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者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厓朔東。一厓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此言似迂而有味乃形容不已之意

蛇之神

此形容人心不足之意。渴道渴乃不足之害。

甌風物可想。可慕桃源。天台又似不。如安得置身。此中為百年人乎。

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厓朔東。一厓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侵。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甌甑。頂有口。狀有圓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漢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為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

緣木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携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倦則飲神漢。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漢。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

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鈎。荆條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泪流之中。綸不絕。鈎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倣而學鈎。

能外豈惟鈎射故以喻之於國有味乎其言之也

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沉鈎。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鈎餌。猶沉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弱制強。以輕制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以奚事哉。

楚王曰善
力命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天。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

讀此令人心閒然養生家趨避之術亦不可不知勿

徒以此言借口也

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

晏子對景公之言豈惟足省千古而不修湫溢納邑

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况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遊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

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披篲笠而立乎。醵之中。唯事之恤。何假念此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

此論甚當樂生逸身不窶不殖達士宜知所擇術矣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疎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說符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于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削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胸

得時失時乃此篇主本俗士不達時變而往往以成敗論人可為一咲然智之一字尤趨時者所先不然則先時後時其過不在人矣

其意謂言無可隱之理未有言之隱而

人不知者

至言無言至為無為聖人之語果自玄妙

言甚有味盈沛者宜知之

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舍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無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

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常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

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來請。而數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強為弱。

鼓廉子對滌鞅對子文鞅類之
敗畢者未矣。白公不封。子遂火於谷室。

燭者豈非樂之也。對至言無言。至為無為。夫效味之
公曰。人固不可與辯言乎。子子曰。何者。不可與辯言。

諸家僞語卷之三

明吏部考功穆文熙批選

河南道御史崔邦亮校刻

金陵書肆周曰校重刊

呂覽

尊師

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魯師

伯招。帝堯師子州。一作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贄

湯師小臣。小臣謂伊尹。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

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隨會范武子也。秦穆公師百

古人之師與
今人不同太
古師道德中
古師才猷晚
近世徒師章
句而已能兼
而效之乃為

尊師

里奚公孫枝

公孫枝大
夫子桑也

楚莊王師孫叔敖沈申巫吳

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勾踐師范蠡大夫種

十聖六賢皆
有所師

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今尊不至於帝

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至於此五帝之

所以絕三代之所以滅言五帝三代之後不復
重道尊師故所以滅絕且天

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

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

不若爽爽病無
所別也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闇

妄發之
謂狂故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

而勿敗之是謂善學子張魯之鄙家也鄙家也
小顏涿聚梁

此言凡人益
不可無師

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駟僮
人也

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

於子墨子墨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黎禽
滑黎

黎墨子
弟子也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

戮死辱也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

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學以致之無鬼
神也故曰得之君子之

學也說義必稱師以論道聽從必盡力以光明聽從
師所

作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背

叛之人賢主弗內之於朝君子不與交友故教也者

義之大者也學也者知之盛者也義之大者莫大於

此言不肖者
以得師而成
善人

利人利人莫大於教。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成身莫大於學。身成則為人子。弗使而孝矣。為人臣。弗令而忠矣。為人君。弗強而平矣。有大勢。可以為天下正矣。故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嘗為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

本生

夫水之性清，土者相之，故不得清。相讀曰骨，濁也。人之性壽，物者相之，故不得壽。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

養生者謂之為全德之人

性養也。

物者貨賄所以養人也。世人貪欲過制，者多所以取禍。故曰非所以性養也。

今世

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

夫無為者不以身役物，有為者則以物役身故曰惑者多。

以性養物也。

則不知輕重也。

輕喻物重喻身。

不知輕重，則每動無

不敗。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已聽之則使人聾。必

弗聽，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

視。以盲故不當視也。

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

瘖。必弗食。

以瘖故不當食也。

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

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世之貴

富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幸而得之，則

遁焉。

道流逸不能自禁也。

性惡得不傷。

惡安也。傷病也。

萬人操弓共射

其一招招無不中。招的也。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

傷。章章明美貌。故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天身也。天

全則神和矣。目明矣。耳聰矣。鼻臭矣。口敏矣。此人者

不言而信。法天不言四時行焉是其信也。不謀而當。不慮而得。詩云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故曰不謀慮而當合得事實。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宙宇

區宇之內言其德大皆覆被也。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匹夫而不憚。

此之謂全德之人。貴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為患。不知持盈

止足之道以至破亡故曰適足以為患也。不如貧賤。貧賤之致物也難。雖

欲過之。奚由。欲之物故曰難也。出則以車。入則以

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慶之機。招至也。慶機門內之也。乘輦于宮中遊

慶之機括

翔至于慶机。肥肉厚酒。務以相強。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

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靡曼細肌美色

也。三患者。貴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不肯貴富者

矣。由重生故也。

義賞

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眾

我寡。柰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

繁戰之君。不足於詐。足猶厭也。詐者謂說變而用奇也。君亦詐之而

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

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

城濮之戰文

公用子谷之

言而厚雍季

之賞雖云報

德實乃大詐

伐原示信皆

此之類

者亦偽語

卷之三

偽之道。雖今偷一作可。後將無復。不可復作非長術也。文公用舅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為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務猶事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却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

貴公

管子得夷吾
夷吾不君
才蓋相道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病因清甚。國人弗諱。清亦病也。按公羊傳曰。大青者何。大清也。國人弗諱言。死生不可諱也。寡人將誰

不可假人也
所論隰朋三
事真為相體

屬國。管仲對曰。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父之教寡人也。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誰欲相。言欲用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鮑叔牙之為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已。若者。不比於人。此方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為人。也。上志而下求。志上世賢人而模醜不若皇帝。而哀不已。若者。其於國也。有不聞也。不求聞其善也其於物也。有不知也。物事也。非其職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務在齊民求見之孝經勿已乎。則隰朋可也。夫

不聞不聞國
之細故也
不知不知職
之分外也
不見不見人

之小過也

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

察苛也。不欲小智。好知

以自矜

故曰大匠不斲。

但視模範而已。

大庖不豆。但

和五味不復自

大勇不鬪。

大兵不寇。寇害也。撫民桓

公行公去私惡。

千人之過無所

用管子而為五霸長

行私阿所愛用。鑿刀而蟲出於戶。

阿。鑿刀易牙之諛。不正適長其死也。

國亂民擾。五子爭立。無主。喪六

人之少也。愚其長也。

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

察今

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故審堂下之陰。而

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

魚鼈之藏也。嘗一脔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荆

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澶水。一作水。澶水暴益。暴卒。荆人

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嚮其先表之時。

可導也。導涉也。嚮其施。表時水可涉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荆人尚

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

法也。有似於此。似此表澶水而。不知其長益也。其時已與先王之

法矣。也。虧毀。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為治。豈不

悲哉。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譬之若良

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為

殤子矣。夫不敢議法者。眾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

變也表澶水

舟投兒入江

泥斯甚矣然

高鞅變法則

又可為變法

口實

荆人表澶水

致溺

楚人陸劍契舟

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鏌鋲。鏌鋲，良劍也。故曰：不期乎鏌鋲，取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騫。騫，馬名也。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刻一作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為其國，與此同。為治也。與此刻舟求劍者同也。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遊，其父雖善遊，其子豈遽也！此任物亦必悖矣。

任用也。荆國之為政有似於此。悖也。

首時一作昏時

古云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又云時乎不來，此皆呂氏首時之意也。世人不達時而往往以成敗論英雄，淺之乎為見矣。

墨者有田鳩，欲見秦惠王。田鳩，齊人。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因見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留秦三年不得見，惠王近之而遠也。從楚來至而得見，遠也。時亦然。有湯武之賢而無桀紂之時，不成。其王有桀紂之時而無湯武之賢，亦不成。聖人之見時，若步之與影，不可離。步行日中，影乃逐之，不可得離之也。時至有從布衣而為天子者。舜是也。有從千

乘而得天下者。湯武是也。有從卑賤而佐三王者。太公望伊尹傳

說也。有從匹夫而報萬乘者。豫讓是也。故聖人之所貴唯

時也。水凍方固，后稷不種，后稷之種必待春，故人雖

智而不遇時，無功。方葉之茂，美終日采之而不知。不

其葉之盡。秋霜既下，眾林皆羸。羸，葉盡也。事之難易，不在小大

務在知時。鄭子陽之難，獒狗潰之。潰，亂也。子陽鄭相

畏，誅國人皆逐獒狗也。齊高國之難，失牛潰之。衆

因之以殺子陽高國。衆因之以殺二子逐失牛之當

其時狗牛猶可以為人唱，而况乎以人為唱乎？饑馬

盈廩，漠然未見芻也。饑狗盈室，漠然未見骨也。

見骨與芻，動不可禁。亂世之民，漠然未見賢者也。見

賢人則往不可止。往者非其形心之謂乎？齊以東，帝

困於天下，而魯取徐州。齊湣王借號于東，民不順之

徐州也。邯鄲以壽陵困於萬民，而衛取繭氏。壽陵魏邑

萬民不附，是以衛人取其繭氏之邑也。以魯衛之細，而皆得志于大國。

過其時也。細，小也。遇大國之民皆欲之，則取之也。故賢主秀士之欲憂

黔首者，亂世當之矣。當亂世憂而齊之者天不再與，時不久留。

能不兩工，事在當之。天不再與，一姓不再與時，不久留日中則昃者也。

審已

凡物之然也，必有故事，而不知其故，其卒必困。困于

興亡時否必
必有以惟聖

者

家馬語
卷之三

八

人察之而愚
者味焉齊潘
越授可為千
占之咲

其故也。先王名士達師之所以過俗者以其知也。水出於山而走於海。走歸水非惡山而欲海也。高下使之然也。稼生於野而藏於倉。稼非有欲也。人皆以之也。用也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關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答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弗知射所以中者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請。關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子列子曰：知之矣。知射心平體正然後能中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弗失，非獨射也。國之存也，國之亡也，身之賢也，身之不肖也，亦皆有以。求諸已則存，求諸人則亡聖人不察存亡賢不肖而察其所以也。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

往。齊侯弗信而反之為非。以為非岑鼎也使人告魯侯曰：柳

下季以為是請因受之。疑魯君欺之而信柳下季魯君請於柳下

季。欲令柳下季證之為岑鼎柳下季答曰：君之賂以岑鼎也。以免

國也。臣亦有國於此。亦有國於此言已破臣之國以

免君之國。此臣之所難也。於是魯君乃以真岑鼎往

也。且柳下季可謂其能說矣。非獨存己之國也。又能

存魯君之國。齊潘王亡居於衛。亡出奔也晝日步足謂公

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果何故

哉。我當已。不自知為何故而亡果亦竟也竟為何等故亡哉公玉丹答曰：臣

以玉為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也。

公玉丹阿順
潘王

越王不悟殺子之愚猪

者以賢也。天下之王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潘王慨焉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邪？此亦不知其所以也。潘王不自知其惑之甚也。故曰亦不知其所以也。此亦公丹之所以過也。過謂不忠也。潘王愚或阿順而說之也。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盡殺之而為之後。越王授勾踐五世之孫，欲殺王之四子而以己代為之後也。惡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不說，大非上。非猶答也。又惡其一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之欲逐豫圍王宮。越王太息曰：予不聽豫之言，以罹此難也。亦不知所以亡也。

功名一作由道

呂氏之書本
權書也。然德厚民歸之說，則有合于聖賢之旨。故曰：小人不借君子之道不行。

由其道，功名之不可得，逃猶表之與影，若呼之與響。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善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良也。善為君者變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之德厚也。戎狄言語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說，南方有反舌國。水泉深則魚鱉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傑歸之，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務人使歸之末也，而務其所以歸之也。強令之哭不悲，無其中心故不樂不悲。強令之為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虛稱可以為致，顯實難以詐成，虛小實大也。故曰不可以成大也。

岳醞黃蚋聚之有酸黃美也黃故能致酸故能致蚋徒水則必不

可水無酸故不以致鼠以冰致蠅雖工不能不能致也

以茹魚去蠅蠅愈至若臭也不可禁以致之之道去之

也致之者茹也桀紂以去之之道致之也去之殘暴也去之不可也

之道致治不治也罰雖重刑雖嚴何益淮南記曰急轡利鑿非千里之御也嚴刑

峻法非百王之治也故曰何益大寒既至民燠是利犬熱在上民清

是走故民無常處見利之聚無之去處居也去移也欲為天

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今之世至寒矣至熱矣而民

無走者取則行鈞也

蕩兵一作用兵

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偃止也兵之所自來者上

矣自從上古有黃炎故用水火矣炎帝為大災黃帝滅之也共工

氏固次作難矣共工爭為帝而亡五帝固相與爭矣

又曰蚩尤作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賢王有義兵而

無有偃兵家無怒咎一作怒則監子嬰兒之有過也立

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互相侵也立見天下無誅伐

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

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巧者

以治拙者以亂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夫有以饒

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悖惑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

古云天生五材孰能去兵是兵之不可偃者由天定也夫人狂于承平日久而諱言兵皆其不達此義者矣

之船悖。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水以療湯火以熱食兵以除亂夫何偃也故曰若水。善用之則為福。不能用之則為禍。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且兵之所自來者遠矣。未嘗少選不用。貴賤長少賢者不肖相與同。有巨有微而已矣。少選須臾也賢不肖者用兵皆欲得勝是其同也巨猶畧微要妙觀未萌之萌也。察兵之微在心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一作桂刺兵也。連一作速反兵也。侈鬪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爭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說者。終身用

兵而不自知悖。故說雖強談雖辯文學雖博猶不見聽。雖以辯文博學力說偃兵不自知博者不聽從也。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民。一作民之說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歸若強弩之射於深谿也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也中主猶若不能有其民而况於暴君乎。中以賢君

博志

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慮于天下以為無若先王之術者。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為也。有不便

孔墨志精鬼神告之甯越力學為諸侯

諸家雋語

卷之三

十一

師則人豈可不務學哉然志在鬼神則可在諸侯則陋矣

於學者無肯為也。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問其道也用志如此真精也。精微何事而不達何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廿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威公西周君也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為諸侯師豈不宜哉。

精通

兔絲之於菟
慈石之干
鈇月之于蚌
蛤事則有之
理則不可知
也聖人玄默
之化如此呂
氏何得而稱
之乎

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菟苓屬連也。淮南子曰下有菟是苓上有兔絲一名女蘿。慈石召鐵或引之也。石鐵之母也。以有慈石故能引其子石之不慈者亦不能引也。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為心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天下皆延其精誠能通于民。夫賊害於人人亦然。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神先告之令其志意愁戚不樂。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淮南記曰慈母在於燕適子念於荆言精相往來者也。德也者萬民之宰也。月也者羣陰

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十五日盈滿在西

陰物隨月而盛。月中皆實滿也。月晦則蚌蛤虛。羣陰虧。夫月形乎天

而羣陰化乎淵。形見也。羣陰蚌蛤也。聖人形德乎已而四荒咸

飭乎仁。仁。四表荒裔之民。法聖人之德。皆飭正其仁義化使之然。養由基射虎中

石。矢乃飲羽。誠乎虎也。飲羽。飲矢至羽。所以為真虎也。伯樂學相馬

所見無非馬者。誠乎馬也。所以無非馬者。親之也。宋之庖丁好

解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九

年。刃若新。郢矧順其理。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磬

者而悲。楚人鍾儀之族。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

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為

公家為酒。臣之身得生。而為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

母三年矣。昔為舍氏。覩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

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歎嗟曰。悲夫

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

之。故君子誠乎此。而應彼。感乎已。而發乎人。豈必強

說乎哉。

分職

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

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

下莫敢不說。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競。進也。無費乎鄣

此章主在用
非其有故湯
武尚矣業公
其次也若靈
公用人之善

以為已善則甚盛德事豈其所能乎

石乞勸白公分財

春諫靈公

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義通乎用非其有白公
勝得荆國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而得荆國也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
日石乞曰患至矣石乞白不能分人則焚之母令人
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
葉公楚葉縣大夫沈諸梁子高也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攻之十
有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
矣不能為人又不能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
若臬之愛其子也臬愛養其子子長而食其母也衛靈公天寒鑿池
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
衣狐裘坐熊席取隅有龜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

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
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
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
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舉用也夫
民未有見焉未見其德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
於寡人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
謂知君道矣

驕恣

自驕自智輕物切中亡國之弊未實以

亡國之主必自驕必自智必輕物自謂有過人之自智故曰輕物
驕則簡士自智則專獨輕物則無備無備召禍專獨

晉厲公魏武侯齊宣王趙簡子引喻的足為鑒戒

位危簡士壅塞。壅塞無聞知欲無壅塞必禮士。欲位無危

必得衆。欲無名禍必完備。三者人君之大經也。晉厲

公侈淫好聽讒人欲盡去其大臣而立其左右胥童

謂厲公曰必先殺三郟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不偏迫公

也。公曰諾乃使長魚矯殺却犇却錡却至於朝而陳

其尸。於是厲公遊於匠麗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

樂書武子也中行偃荀偃也幽囚也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

殺之。人主之患患在知能害人而不知害人之不當

而反自及也。不當謂害賢近不肖自及死於匠麗氏是何也。智短也。智

短則不知化。不知化者舉自危。魏武侯謀事而當。攘

臂疾言於庭曰。大夫之慮莫如寡人矣。疾言于庭代言自大也

立有間再三言。言自多也李悝趨進曰。昔者楚莊謀事而

當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

有憂色。敢問其說。王曰。仲虺有言。不穀說之曰。諸侯

之德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

如己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也。羣臣之謀又莫吾及

也。我其亡乎。曰。此霸王之所憂也。而君獨伐之。其可

乎。霸王唯此之憂。憂不得友而自存也。而獨自矜伐言不可武侯曰。善。人主之患

也不在於自少。而在於自多。自多則辭受。辭受言當受而不受

辭受則原竭。不受謀臣之言而自謀之則謀慮之言竭盡也李悝可謂能諫

其君矣。一稱而令武侯。益知君人之道。齊宣王為太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羣臣莫敢諫。王春居問于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樂為輕。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而自反樂。敢問。荆國為有主乎。王曰。為無主。為無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荆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今王為太室。其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春居曰。臣請辟矣。趨而出。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見寡人之晚也。寡人請今止之。宣王微春居。幾為天下笑矣。趙簡子沉

鸞徽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徽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徽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徽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徽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吾善也。故若簡子者。能後以理督責於其臣矣。此三代之盛教。

達鬱

國家之鬱非忠臣豪士不足以決之。然人君多與忠臣豪士處而不知此其說也。
水鬱則為汚。水淺不流曰汚。樹鬱則為蠹。蠹。蝨也。木中之蟲也。草鬱則為蕘。蕘。積也。國亦有鬱。主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並起。而萬災叢至矣。叢。聚也。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出生也。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為

所以難入耳

齊桓管仲簡

子尹鐸可為

則法

召公論弭謗

其取直言而決鬱塞也。周厲王虐民，國人皆謗。謗，名也。公以告曰：民不堪命矣。王使衛巫監謗者，得則殺之。國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以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非弭之也。障，防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敗人必多。夫民猶是也，是故治川者決之，使導治民者宣之，使下聽政，使公卿列士正諫，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下無遺善，上無過舉。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為社稷憂。王弗聽也。三年，國人流王於彘。流，放也。此鬱之敗也。管仲觴桓公曰：暮矣。桓公樂之，而徵燭。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

管仲觴桓公

可以出矣。

出，罷也。

公不說曰：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為

樂，將幾之，請夜之。

以晝，繼夜也。

管仲曰：君過矣。夫厚于味者

薄于德，沉于樂者，反于憂。壯而怠，則失時；老而解，則

無名。臣乃今將為君勉之，若何其沉於酒也。管仲可

謂能立行矣。凡行之墮也，于樂。今樂而益飭，飭，正也。行

之壞也，于貴。貴，則驕也。今主欲留而不許，伸志行理，貴樂

弗為，變以事其主，此桓公之所以霸也。列精子高聽

行乎。齊潛王，列精子高，六國時賢人也。聽，行其德，行見敬于齊王也。善衣，東布

衣，白縞冠，顙推之履，特會朝兩祛，步高下，謂其侍者

曰：我何若。顙，推之履，敝履也。祛，步舉衣而步也。列精子高自謂其從者曰：我好醜如何也。侍

王 子高聽行齊

者曰公姣且麗姣麗皆好貌也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

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嘆曰侍者謂吾聽行於齊王

也夫何阿哉又况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

所鏡其殘亡無日矣言齊王無所用自見其殘暴也亡無期日矣孰當可

而鏡其唯士乎人皆知說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

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得其細失

其大不知類耳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趙厥

簡子家臣也鐸尹鐸亦家臣也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

我也喜質我於人中質正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

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

愛君之

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

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此簡子之賢也人主

賢則人臣之言刻也刻盡也

用民

凡民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為可可用闔

廬之用兵也不過三萬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萬

乘之國其為三萬五萬尚多今外之則不可以拒敵

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

之也用民之論不可不熟劍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

之也莫邪不為勇者與懼者變莫邪良劍也不為勇者利怯者鈍也

御民之術德

威俱不可廢

然必有德而

後威可行益

託于水威託

于愛有味乎

其言之矣

者以工懼者以拙能與不能也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夙沙大庭氏之末世也其君無道故自攻之蜜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已之民能用非已之民國雖小卒雖少功名猶可立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終一人之身為世皆能用非其有也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灘水倒殺投棄之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鷓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故威不可無有而不是

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益之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託然後可行惡乎託託於愛利愛利之心諭威乃可行威太甚則愛利之心息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此殷夏之所以絕也

觀表

凡事必有先徵所謂表也惟智者足以知之故孔子稱季子曰智者可以徵謀仁者可以

今侯濞過而弗辭侯何也重過為濞何為不辭右宰右宰穀臣止而

託財邱子蓋
智而且仁者
矣

而觴我與我懼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
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
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甯喜衛大夫甯
惠子殖之子悼子也，殺衛侯，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臨哭也至使人迎其
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還反
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徵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邱成
子之謂乎？邱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
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

貴因

不以爽

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

期殺膠鬲是
以膠鬲收殷
人也，聖人之
師亦自有術

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竭至。竭何也言
以何日來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
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
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
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
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
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意也。
人為人之所欲，已為人之所惡，先陳何益。

當務

所貴辦者為其由所論也。所貴信者為其遵所理也。

此四事皆似
者大焉吾

是而非即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凡事若此類甚多不可不察
 四事雖均足亂人然守法尤甚后世濶園之議國家大禮之議至今未明人可不務窮理哉
 不如無辯

所貴勇者為其行義也。所貴法者為其當務也。跖之徒問於跖曰：盜有道乎？跖曰：妄意關內，關閉也中藏聖也。以外知內此也幾于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有。備說非六王五伯。備具也非者譏阿其闕也以為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禹有淫湎之意。禹酣旨酒而飲之湯武有放殺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世皆譽之，人皆諱之。世稱六王之賢聖五伯之謀故死而操金椎以葬惑也而人諱其放殺暴亂之謀曰：下見六王五伯將穀其頭矣。穀擊也辯若此，不如無辯。辯說六王五伯之闕而欲見穀其頭辯如此不如無辯也楚有直躬者，其父竊

不如無信

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言淫刑以是誰能免之故曰：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為？革更也於是具染而已。染豉也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仲衍，其次曰

不如無勇

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尚為妾，已而為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以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為後。用法若此，不若無法。

異寶

古之人非無寶也。其所寶者異也。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惡謂丘名荆人鬼鬼，而越人信機，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

此言寶得其寶者孫叔敖也。然叔

古之人非無寶也。其所寶者異也。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荆人鬼鬼，而越人信機，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

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不以利為利矣。知以人之所惡為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伍員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

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去鄭而之許。見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

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度之，絕江。

過問其名族，則不肯告。解其劍以予。丈人曰：此千金

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荆國之法，得伍

員者，爵執圭，祿萬擔，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吾，猶

不言，今過而

言先過知而示之不知文
人何其高也

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為乎伍員過於吳使人
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
人天地至大矣至眾矣將奚不有為也而無以為為
矣無以為為乃大有為于伍員也故曰無以為為矣名不
可得而聞聞知也身不可得而見求之江上不能得也其惟江上
之丈人乎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
不受司城名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為之賜
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為寶我以不愛為寶故宋
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
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和氏之璧道

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
所取彌精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精微妙也粗疏也

重已

三曰倖至巧也人不愛倖之指而愛已之指有之利

故也倖堯之巧工也雖巧無益于已故不愛之也已指雖不如倖指巧猶自為用故言有之利故也

人不愛崐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已之一蒼璧小璣

有之利故也蒼璧石多玉少也珠之不圓者曰璣皆喻不好也而愛之者有為已用得其利也

故今吾生之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論其貴賤爵為

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

論其安危一矐失之終身不復得貧賤所以安也富貴所以危也矐明

帝王之身乃天下國家之身也惡可以不重然重之道則與途人一也人能服此則長生

日也有一日失其所以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尚道
安終身不能復得之也此三者無為不尚此三者故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性
命之情也不達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雖慎之猶見
是師者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聾者之養嬰
兒也方雷而窺之於堂有殊不知慎者師聾師目無
子以糠聾者不聞雷之聲而反徐步窺兒見者也故枕
于堂故曰有殊不知慎者也殊猶甚也是之謂大
感以此治身必死必殃以此治國必殘必亡以其天
也不死不亡者味夫死殃殘亡非自至也感召之也
之有也故曰必亡亦以仁義故有道者不察
召致之也亦以仁義故有道者不察
感致之也亦以仁義故有道者不察
所召而察其名之者所召仁與義也推行仁義壽長

不行仁義殘亡應行而則其至不可禁矣禹湯罪已
至故曰察其名之也其與也勃
馬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此論不可不熟使鳥
皆已自召之何可禁御熟猶也
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勳而牛不可行逆也勳讀單使
五尺監子引其捲而牛恣所以之順也從恣也世之
人主貴人人主謂王者諸侯也無賢不肖莫不欲長
生久視視活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凡生長也順之
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欲情故聖人必先適欲適猶室
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廢廢逆寒多陽則痿
痿廢不能行也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是故先王不處大室不
為高臺味不衆珍為傷衣不燂熱燂讀日燂熱則

適欲
此說近而有
致養生家迂
遠矣

五足字妙甚
擲之則人生
比事不可過
也

理寒

理寒脈理

理寒

則氣不達味衆珍則胃充胃充

則中大鞞

鞞讀曰懣不勝食氣為懣病也

中大鞞而氣不達以此長

生可得乎昔先聖王之為苑囿池也足以觀望勞

形而已矣其為宮室臺榭也足以辟燥濕而已矣其

為輿馬衣裘也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其為飲食醢

醢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

醢讀如詩地地不言之地周禮採人掌王之六

飲水漿醢也其為聲色音樂也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

五者聖王之所以養性也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

也節猶和也和過其情也性而已不過制也

諸家僞語卷之三

